

吉安府志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奏疏上

奏議出於大臣與貞亮死節之士有名賢焉歌詠于斯天下之至文也附錄者何曰去其文而崇實吉之爲邦理學節義所以著聞也若欲悉九邑之人古今之文一一而載之豈但汗一牛乎志也者志其地之事也詞翰之科附之云爾

上皇帝疏

歐陽脩

臣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近準詔書許

吉安府志

附錄

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爲三弊五事以應詔事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而貴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民兵之疲弊

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疆併九州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于一日天下之勢歲危于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于臨事誰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

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知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未□□□□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民兵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僞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疆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

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
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
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
責功實此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于下臣
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
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
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
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
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

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
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
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
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
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
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
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
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
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

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于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

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天下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脩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于送迎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嘆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

有人不可用矣大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用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大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

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少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教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嘆嗷嗷旣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練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伴送又苦道途然而鉄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

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克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驗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貴功實之弊也臣故曰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于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衆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

者敗而少者勝也符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于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况于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于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爲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爲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

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旣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効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

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于奴僕或出於軍卒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大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才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于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爲朝廷

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爲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于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常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

困其國力况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

心伺隙而動爾今若敕勵諸將選兵秣馬□入西界但能痛敗吳賊一陣則吾軍威天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于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九

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表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于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

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斲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才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大例又不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

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大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之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爲進賢犯罪黜責爲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

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爲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于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于不材之人上下共知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一

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旣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于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爲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旣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于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于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爲社稷生民畱意

和議疏

胡銓

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慮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

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決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大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三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已而至不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奏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其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四

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今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安能折衝禦侮邪臣切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其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畱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再上疏

胡 銓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議和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于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恒亡若與虜和自是中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五

必多事矣且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須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撤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可保則大江不可守大江不可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

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使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口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大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日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卒有逆亮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六

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舞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于奔命帑廩涸于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

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
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
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
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
字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
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
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致稱臣
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
必至啣璧啣璧不已必至與襯輿襯輿不已必至如晉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七

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于此
求爲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切觀今日之
勢和決不成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
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天下庶
乎其可爲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
弊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
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辱五也無稱臣之忿六
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璧輿襯
之哭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

和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傳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人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爲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爲人臣出位犯分之戒

上孝宗皇帝書

楊萬里

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舉世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爲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也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爲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八

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爲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爲大耻比年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置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餘矣慶曆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竊見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于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才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教養成就之三十年以爲陛下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亦屢更煩使矣寘之都司處之講筵

陛下亦駸駸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棊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棊自立朝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爲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爲棊之賢而以爲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者爲明能言非難而聽言爲聖且如前日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棊言之人皆以爲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卽爲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爲堯舜之舍己從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十九

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一旦夜半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爲朝廷之追逐張棊是爲張說報仇也臣以爲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陛下旣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于陛下而此謗獨歸于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之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士論藉藉謂其人狼子野心工於誕謾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使令於前如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

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聞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日陳平背楚歸漢終爲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爲梁之福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犇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金臺臣之言玉者至于七八而玉頑然坐曹不以爲異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

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爲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爲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不可聽也救君子則小人必以爲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爲忤臣聞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畱之唐帝不以爲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爲責臣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之姦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帝不敢不畱張栻之去劉向曰

□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挾山此漢成帝之爲也陛下之聖必不爲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耳臣願陛下沛然改命畱其所當畱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地震應詔上書

楊萬里

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于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端又曰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一

彼有匈奴困于東湖之禍旣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于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牒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于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子與姪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

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二

今爲北之計者曰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于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

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于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不曰大異乎臣不知陛下于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三

又早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命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闔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于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于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

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于天變下不墮于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益思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四

其所以本源者也

千慮策

楊萬里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有能舉天下之二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角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旣懲於一舉而柝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

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東十葉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盧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之半也至于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于漢高帝一劍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五

外無餘物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時又將不爲國乎嗟夫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爾今也內無敦浚譙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爲家吳越爲宮此楚莊吳闔閭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所

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西三江五湖繚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才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能以自存常若敵人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天子一日斷自一心不惑群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也而况數百年之業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六

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惜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于秦地朝割而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

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至於亡國則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七

而不敢越宛而挈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瘡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窮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熊游乎其

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熊與豹皆去而虎立于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者地也可以無守者已失之地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八

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上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付之重兵至于其他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破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害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

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淮者江之虢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一朝居也或者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二十九

何若夫江者既涉所謂脩之不過數處直差易爾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况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于一水之間則國尚何可爲而敵尚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國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

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臣是以流涕而極言到此

繳駁蔡仍敘官狀

周必大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爲前左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蔡仍依赦復元官事令臣等書讀須至奏聞者右臣聞孔子之言曰赦小過又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若乃生則迷國不道歿則口禍無窮其子孫豈可亦同于小過而例沾大賚之恩乎謹按蔡卞陰賊儉巧遠出京右紹聖以來挾紹述之設濟姦欺之實履霜失戒馴至堅水此邦之仇而民之賊也今若使其子得以赦原復正郎位則宿姦巨蠹之後皆可復齒仕籍失政刑矣惟陛下明詔有司毋泥文而啟奸庶幾爲惡者稍知懼焉

上皇帝書

文天祥

敕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于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

故懼以無辱使合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
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乘記憶起
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
惟蒙恩之初阻于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
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
事浸艱邊烽頓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選舊
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
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
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一

之意上通于天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
謝闕庭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
竝立况臣蒙被恩厚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默
上負陛下內負帝衷尚何以飲食于戴履間哉是用
不避斧鉞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
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
雍容于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
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
勢搶攘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于宗

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略倣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黽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卑闊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旣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二

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酌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于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

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
難不可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闢
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
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
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
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脩某職某人任
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
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
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三

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于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
一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啟擬中
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
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
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
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
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
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
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

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憤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于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四

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

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酌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五

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侵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義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闡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謀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闡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

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闕方欲那移諸司
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
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
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
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
堂奧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
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
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
此無脩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旣以此爲得策則夫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六

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有
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
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
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
南安贛隸之立一鎮于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
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
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畱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
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
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

許截畱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圍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七

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大密事權不至於大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押兵押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

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匝乎村虛井落之間翕

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而鎮市無以通于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脩禦攻守之方

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陞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陛下忱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脩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三十九

萬精兵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脩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脩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旣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致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不下一敵

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大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閩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旣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

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閩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雄奇傑之士亦必賤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于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

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碍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于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一

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況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旣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

子子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
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
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
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于
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
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爲
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
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
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二

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
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
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
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
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一無取乎爾然至于今
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如諸州之
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一人望
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英武特達之才可以脩總統
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

其穎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群策群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跡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于常有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三

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勦兵潰屢起屢什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者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萌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惟毒已深而後陛下

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卒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靖其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闥疊疊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己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掄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四

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色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悅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

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
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
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
荷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斂
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于陛下左
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燄威
惡蠹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
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
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五

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而惟
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
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視爲猶
及于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
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
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
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
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間者屢出中帑金
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

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寬大之仁蝨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酣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污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疆禦掎克之流必不得齒于縉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六

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閩雪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導以至于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判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

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誼橫得禍
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
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
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
下恩寵以爲奸人奧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
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于天地負媿于祖宗結
怨于人民受侮于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
定罪莫重于奧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憐於志
鏌鋤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于手而在于心不在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七

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鋤也奧主則志
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
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
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
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
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
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
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
有才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

□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日常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亂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八

于而家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常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捲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罰以時平明之治亮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于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當執其機牙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于末猶有感于亮之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四十九

言區區鄙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亂無已臣死亡正自無日與其怵迫于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

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以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萬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齎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隕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至

又上皇帝書

文天祥

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畎畝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塵親擢己未之夏陛下廷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

策多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口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衡且破于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目擊忱恐六師以一朝而動宗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謂寇禍起于儉壬之聚斂而儉壬用事則主於宋宋臣至于遷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激發叩闕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觸忤自分誅斤出關待罪

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于罪而已改命洪幕從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旣委而徇國矣陛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常恨未有一日荅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收召畀以館職曾未幾時進之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恭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忱幸忱荷茲者倏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一

累日不遑寧處繼傳御批洵畀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况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于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于言伏惟陛下鑒臣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贊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

斷亦莫如孝宗方曾覲龍大淵□用事周必□□之
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
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少衰孝宗豈拂諫者哉
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
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于前者迄不能掩其陰弘傾
險之迹或以見疎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
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
一守是法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
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重新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二

整頓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尚論聖德三代
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待御僕從罔
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兇鷲慘
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
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目
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
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縉紳交疏其惡伏闕
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大阿屏置畿
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

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至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于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內居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三

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旣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瀆聖聰獨爲方來計則娶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群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燄肆張植根旣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屆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丕哉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闕略之哉宋臣之爲人

臣實疎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爲己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于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于此一人而閔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四

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于國家事夫亦何損于以厭人心之公于以示來世之法于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于無疆臣子之願莫大于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于萬乘之所親信蚍蜉撼水自速螻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糊口坐職遷擢豈不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盡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噤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

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
詭辭以去志其嬰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
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
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隕無悔謹杜門席藁
以聽威命之下

輪對劄子

文天祥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
無涓埃補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
肩乃心臨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五

親御宸墨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墻無路自入侍
羶厦切見天顏睟穆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
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于前矣猥當轉對
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
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
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
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
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
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

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堇口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于理者昌違于理者僵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六

者書曰謹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畀矜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矇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大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

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斯道斯民邂逅千載先皇
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畱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覩
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群
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學今朝廷清明宮府
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然臣切怪
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
見妖近者積陰爲寒皆名咎證漢人縱閑之學必謂
一證主事臣不能曉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國其流
而疑其源豈人所不知己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七

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正道正言嘗接于耳而
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陛
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虚心體認切己省察每
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
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爲監卽揣之心曰吾嘗有是
乎有則改之言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敝豈惟制
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充道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
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帝行而王以卒先帝
主張道統之事業臣何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畱神

大庖西封事

解 縉

上諭解縉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卽日上封事臣伏奉聖旨朕今命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八

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于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臣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謂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比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

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爲遊畋旣皆遠過乎漢宋又何謙遜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鑒臨若對之功益加密不親不聞之地能無間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五十九

樂一聽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于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大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

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聞詔書□
一大善延賞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終始如一者
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
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
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
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
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
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
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

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略無可采陛
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
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奧下及關
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
無益焚其謬妄勒其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大平制作
之一端也歟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尤
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百王
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皇陶伊尹大公周公稷契夷
益傳說箕子于大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
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
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訖廟贈以王爵而
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建起天朝之
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脩
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脩夫館閣
之隆大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
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闍尊天子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一

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
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
于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
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
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
者驅之俾復于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
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
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
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脩毋

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輕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挫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衆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拳拳于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于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二

且粢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脩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距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强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則心卽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口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

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赦過之不口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曾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獨何不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宥之三如臯陶曰殺之三哉臣知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三

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福不止于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者哉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于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囂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鑷暮擁冠裳

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別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
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
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
以廉潔受刑爲餽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
鬚膀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于吏部者無賢否之分
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
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
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鄰善惡
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四

知之法雖嚴訓誥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
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
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
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
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
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
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
率將見作新□變□次時雍至于北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爲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

資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其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某所某仙某神孚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得真僞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五

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嫚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旣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不

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繫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六

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不宜動衆但敕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以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胥里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

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于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擎拳曲跽爲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謂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寸衷欲言固不止此奉命忖量急于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洪熙元年疏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然上必有仁聖之君斯下有忠直之臣且三代以上莫盛于帝堯而伯益猶以荒怠淫逸爲規三代以下莫盛于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爲戒方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

賢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丸是有納言之君又遇有可言之時愚臣又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慾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群臣鼓舞于朝萬物條暢于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致太平者此其效也夫何卽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墍非今日之所宜而竣宇雕墻亦前聖之所戒昔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八

之產也何以臺爲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于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千金之費而欲輒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隘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於一閣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民力而取材于遠方乎矧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同堯堦禹宮之儉約傳之萬世可也太宗文皇帝旣任其勞于先陛下當守其成于後雖當改者猶恐不忍于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于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如渴者

之欲飲饑者之待哺正宜與之休息可也今又重勞民力疲罷何堪邇聞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被其捶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既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然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天子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經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六十九

內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爲之驚疑衆心爲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宮古有常制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宮尚未冊恐乖風化之原有阻維新之望况始者終之兆也小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其流必至於潰川星星之火匪預撲滅則其勢必至于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慎終如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慾者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

未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已聞旭日已
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行賢之意也若謂天下
大安可以優游于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
兢惕厲之日矣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于
所忽尚何有一息之或怠也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
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說告高宗曰
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
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侍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象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

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于萬幾之餘進一二儒生
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要古人治亂
之由叅究天人之蘊察知稼穡之艱俾涵養既深本
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
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所以爲賢
者寧不在學乎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
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
敢驟進然犬馬思效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謹陳所
言以瀆聰聽已往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慎陛

下審思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湯之不吝
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太平之
基將與天地共悠久矣臣愚忱懃昧罪當萬死陛下
矜其愚衷寬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
甚

封事

李時勉

臣聞憂國忘家者臣子之誠心聽言致治者人君之
大德臣身居林野心在朝廷方臥病床帷忽聞乘輿
有沙漠之征恨不臂羽面陳利害未幾來報者有敗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一

績虜庭之禍不覺驚悸起立肝腸寸裂拊心揮淚慟
哭而不能止于時人情皆爲之洶洶既而上卽位詔
下人始懽忻踴躍有太平之望臣惟國家之事已往
者付之無可奈何未來之治伏望敬慎以制之臣聞
制治于未亂邦本于未危者此治國之要道昔在李
唐當開元天寶之間正車書混同之日使有憂危之
心則後來安有夷狄之禍至于如此伏惟陛下鑒前
古之失究方今之弊畱心于政務加意于武備以安
中國以馭四夷則不勝幸甚臣昔在太學有所當言

欲上陳而未果今幸有可言之事理宜開坐謹具題
聞一件崇獎忠節事臣聞三綱五常夫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惟忠梗負氣之臣生則以靖安社稷爲心
死則以捐軀報國爲事如文天祥之在宋朝身任匡
復之責間關險阻無不脩嘗及國運旣去猶執死義
不屈于胡元迨今雖有贈封而謚法尚未盡乎公義
今幸陛下欲勸當代之人臣宜先獎前朝之忠節伏
望特敕禮部與翰林儒臣及在廷大臣會議褒以美
謚庶俾人心激勸各懷忠義之心則大業可成矣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二

件加恩死節子孫事臣聞捐軀殞命者臣子之大節
閔勞錄功者朝廷之沛恩近者醜虜陸梁將帥不謹
致令士卒敗北死于土木其官員士卒之所以盡力
決鬪而死者爲人主也宜令該部及紀功官收葬其
骸骨錄用其子孫或仍祿以膳其家養或加祿以表
其忠誠則人心思憤莫不欲報仇漠北剪滅夷虜以
成大功矣唐書曰雪耻酌百王除凶報千古惟其時
也陛下裁處焉

雷震奉大殿鴟吻奏請修省疏 劉 球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荅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于脩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大戊脩政而殷道興雉雉于昴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爲虐宣王修行而王化行皆能修省以奉天故天灾之降不爲其國害反爲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鴟吻陛下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三

群臣各修厥職修省之意至矣固足以答天心而弭灾異矣臣竊以爲今日修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君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陛下以古聖哲之心爲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惟極修齊治平之

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于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廟堂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于上陛下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爲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四

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察之于已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大常卽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于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大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數遣綉衣御

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于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于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其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奏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其六愼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五

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于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敕旨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于訊因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其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民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

有乖故春秋于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者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困窮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卽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六

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礫諸市梟諸遠道而已然彼挾以爲功必求與水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爭無已死

者必多臣見陛下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于麓川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祈免之意若敕靖遠伯玉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卽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塞新附之夷掌之許以小職使任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爲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七

用全數萬生靈之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于前斯可無患于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爲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于今閒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于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務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塩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

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隆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揆愚陋昧死以言伏聖明裁之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頃承天問賜對大廷猥蒙聖恩親置首選每自感勵思酬獎遇凡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廷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萎靡兵戈擾攘饑饉荐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以舒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八

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庶寮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言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由前數事臣既

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論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未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時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况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憤臣之忠也惟陛下亮之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于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于明人倫厚風俗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七十九

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于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于親而能忠于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

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

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于當時名聲垂于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于君也自是以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

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于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于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驚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一

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于賢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于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于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隨以圓孟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

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陛下誠能于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延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二

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于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于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綿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于

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于先朝言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廷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敢于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三

爲己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旣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懽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婦于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情于夫初無與其妻起復于父初無干其子今或館舍如故妻孥不動乃號于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于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

其親之心豈忍至于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于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于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于家而後移忠于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大學生群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郡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己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己地也大臣旣無忌郡臣復何慙郡臣旣有例大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四

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大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溥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于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于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
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
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
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
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
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孝
治天下者也欲孝行于天下必先行于大臣臣願陛
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今李賢依富弼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五

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復者悉令追
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
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于內朝廷旣正則天下自正
大臣旣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
心爲不孝子覩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
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
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忤衆怒群
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
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

是窒碍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于人殃及于己議出于今禍貽于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朝廷下負所學取議于天下貽笑于後世是以昧死爲陛下言之惟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俯竭愚忱仰祈天鑒臣謹奏

獻納愚忠疏

羅欽順

謹奏爲獻納愚忠事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錄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旣備官勉修厥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六

職顧惟事君之義尤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見僅同于坐井頑石漫期于補天伏乞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幾愚臣圖報之萬一也四事一曰脩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于一德竊嘗仰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大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旣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

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蓋凡天下之理莫不備于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謬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爲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聖心爲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爲修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連之樂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七

甚勞是以奉先殿之朝謁或妨兩宮之定省時曠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疎况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多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于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爲修德之要也陛下勤御講筵痛節遊宴將見盛德高于千古天眷申于萬年篤生元良永爲民主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

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我高皇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朝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同商確臣惟此皆陛下家法當率而行之者也奈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八

虧損實多臣愚伏願陛下嘗以昧爽視朝使小大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者皆得以盡夤夤之勤于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集之員蠻夷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于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卽乞如先朝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憂勤惕厲之心果無間則安福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臣之所爲陛下願也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流砥柱遏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繫朝廷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賊

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于心况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爲羽翼之助致彼聲生勢長陰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爲國有人乎否耶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措爲先盖凡爲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爲賊瑾超遷累擢而委用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奸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

吉安府志

奏疏上

八十九

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鬱將何以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增重乎朝廷哉此愚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陛下參考羣言勿爲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青棄大善勿以微勞貫大奸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意嚮旣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于時易貴通其變我祖宗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爲終始至于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雖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

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又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
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
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
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
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具爾伏讀皇明祖訓
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爲缺典朝廷親睦
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
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勞費之故然臣伏
讀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陛下之所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九十

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
及疎上以顯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宗室朝宗之義
光昭祖訓陰折奸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
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國家蓋
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官若首領
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首領
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
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
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員爲奸變亂文籍

盜伺其便攻陷城池似臣鄰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及朞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爲民也臣愚以爲天下之縣皆統于府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旣省科斂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于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九十一

者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爲吏至於子孫我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于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事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備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卽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卽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超于前

則後之久任皆爲當然超于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厲有爲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爲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材省遞遷隆久任以爲陛下分憂其理惟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于下矣此法果行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九十二

各專一道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旣專責任亦重倘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聚落殺擄人民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

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勅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群敢于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爲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劫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盡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爲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爲盜固其所也夫盜起內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爲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于前項用兵地方各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九十三

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爲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口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陛下省寬之餘倘不斥爲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于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于邇言必廣來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

實由于此臣不勝倦倦願望之至

吉安府志卷之三十二畢

吉安府志

奏疏上

九十四